



■ 这个女人太气人

我画画都是找自己有感受的地方画，没想到送人，更没想到卖画。不料竟有一个托人找我要买下这张画。我不明白，他费这么大劲要这画干什么，难道真要想以此来激励自己去杀一个小女子吗？

想到这里，我真有点害怕，要是这样，我不也成了教唆犯了吗？

### 太白醉写

我很喜欢昆曲《太白醉写》这出戏，也画过几幅角度不同的画，如《太白醉写》画面是

李白正在沉香亭上写《清平调》，旁边站着穿红衣的高力士。这幅画后来由俞振飞老先生写了“清平调”之二，我把书画裱在一起，珍藏起来并收集在我的画册中。像这种题材的画，一般文人都比较喜爱。

一次，作家高晓声到我家来，我就画了一幅《脱靴》给他，以为他一定满意，不想他沉默了半天后说：“不要这张。”我觉得奇怪，问其原因，他才说道：“太傲慢了！挂在家里会让人……”这里有很多潜台词，我也就明白了，便又画了一幅：靴子已脱下，拎在高力士手里，扶着已经醉了的李白，前面有个执灯的宫女引路，送往翰林院。他很满意，又说了一句：“还是含蓄点好……”我也受益匪浅，好像又多长了个心眼。

一种装腔作势所可比拟的”了。

然而，艺有分野，术有专攻，绘画毕竟不同于演戏。高马得认为，“就戏画戏”并不难，难在画出绘画的特性和画家的真实感受。要做到这一点，“便有得磨了”。他的《秋江》，画了三撇芦苇，渲染一片舞台上不能有的秋色；他的《断桥》开始是有小青的，“过了几年才找到不同于剧照的表现手法，画面上不出现小青，只用白娘子回转身段”。这种画法，“已是离开舞台上的安排，是我在当导演，在调度他们演戏”了。高马得把这种“看去是这折戏，但又不像是这折戏”的情形，比喻为“不似春光，胜似春光”。

无疑，这是艺术臻于化境的展现。



■ 中国经济出版社《中国当代京剧票友大典》第三卷

北京的《中国当代京剧票友大典》第三卷出版，至此此书已全部出齐。第一卷刊登票友4600多位，第二卷4584位，第三卷4325位，三卷相加，共计13500多位。

三卷《大典》中，刊登票友数量最多的是河北省，共有1570人。上海则为486人。相比之下，作为京剧南方重镇的上海，票友人数显然少了。

而且，在第一卷的45个协办单位中，没有一个来自上海；到了第二卷才有上海的协办单位，这似乎表明上海的京剧业余队伍缺乏统一的领导组织。最近有一位北京朋友来电向我询问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京剧队在哪里，负责人是谁？我所知甚少，难以答复。只能说据我所知，“市宫”有两个京剧队，京剧一队在几年前“市宫”大修时迁出了，现在卢湾区活动；京剧二队在“市宫”装修完后想搬回，但被告知那里没有多余的房间了。于是他们只能在襄阳公园每周六下午定期活动，后在徐汇区湖南文化中心找到了相对稳定的地点，活动时间同上。

我将三卷《大典》上出现的486位上海京剧票友按行当作了分类统计，大致如下：老生199人（女性10人），旦角178人（男性11人），净角31人，老旦18人，

# 《大典》中的上海京剧票友

## Peking opera fans of Shanghai in the encyclopedia

□虞瑞庆

小生16人。场面、操琴44人（其中离休干部13人）。共计486人。

在这些票友中，爱上、迷上京剧的途径虽各不相同，但从小跟着父母兄妹看戏、唱戏，耳濡目染之下从而成为票友的，占了大多数。其中有一部分人的年纪较轻，则是在“样板戏”盛行期间熟悉京剧、爱好京剧的，这些人大多是京剧现代戏的表演者和宣传者。他们中，甚至有能唱30多折现代京剧唱段或全折戏的。

另有一些票友爱上京剧，纯粹出于偶然。他们有的到文化宫俱乐部玩，看到、听到有人演唱京剧，于是被深深吸引，就参加了学习。更有些人是通过收听、收看电台、电视台教授京剧的节目，

随便学学，日子一长，也上了瘾。许多离退休干部则是经同事亲友的介绍，为了打发闲暇时光、老有所学而学习京剧的。

无论从什么渠道、什么形式、什么方法学习京剧，票友们求好、求精、求深的愿望是相同的。为了唱得更好些，为了唱更多的曲目，为了能彩妆演出，他们迫切希望得到深造提高的机会。于是，他们有的请人来自己家中教唱，有的四处寻师访友，参加各区县文化馆或俱乐部开设的京剧培训班。这些人中，有的就成了京剧社区的中坚力量，如京剧演出队队长或京剧教学班负责人。

许多票友开始足不出户，他们的老师是收音机和电视机。等到后来，呆板的机器已满足不了他们的学习需求，于是纷纷拜专业京剧艺人为师，请他们教唱整折唱词和身段，甚至某些绝活。其中有些武生戏的难度较高，为此这些票友需要多花点经费，多下点苦功，多花些时间，日复一日、长期艰辛地练习着。有道是“台上



■ 本文作者(右一)在社区演唱京剧

一分钟，台下几年功”，这句话对专业和业余者来说都是适用的。有些文戏，比如靠把戏，同样要求演员具备一定的武功底子，不然是演不好的。有位票友大清早在公园练习舞剑，旁边有人看了说：“你舞的剑同《霸王别姬》的剑法怎么不一样啊？”她说：“我练的是武术，《霸王别姬》是舞蹈，当然两样啦。但要练好《别姬》的舞剑，必须先练武术步法和剑法，作为基础。”

上海京剧票友的年龄相差十分悬殊——小的仅十岁出头，老的则至耄耋。生行票友的平均年龄达70岁以上，旦角则是65岁以上，年轻人十分少见。

上海京剧票友演唱的行当和剧目十分多样，生、旦、净、末都有，文武兼备，更有一些票友能兼唱兼演《牡丹亭》、《刺虎》、《惊变》、《琴挑》、《闹学》、《贩马记》等昆剧折子。《大典》的整理归纳，让读者了解了上海京剧票友在行当、流派、剧目上的洋洋大观。上海的京剧票友能唱220折戏，其中包括现代戏30多折。■